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吳郡黃

姬水

著

壻顧

九思

編

男

嘉芳

輯

書 四十五首

與歐郡博楨伯二首

讀輶中藁金陵舊遊諸勝恍在目睫董祠記以春秋為孔子之政而董子相江都為孔門政教千載論廣川者所未發之旨僕何幸得附驥以垂不朽也昨聞足下將過吳門無任翹佇僕非嵇夜無以

來呂安之駕但爲武丘諸山靈相招耳
日月幾何忽焉徂暑嚶嚶黃鳥寔懷同心讀輶中
藁于役之中不廢遊陟許椽才情可以想見若詞
之溫麗秀逸則逢人說項斯矣苜蓿滿畦青苔蝕
壁廣文先生擁榻長吟與據梧隱几者同趣其高
牙大纛車馬如市符牒如雨厥心皇皇憂患者視
公所得何如哉

與李憲伯于鱗

竊謂丈夫不自樹立垂勲竹帛便當譔造一家之
言以貽厥後不作草木漸滅然學識未能享敝徒
醜每誦公盛藻恍然自失若窮鄙之社聞鐘鼓而
羞盆甕矣中郎撤藁君苗焚硯有由然哉先人志
存經濟時命不遭晚獲一第竟不試禮闈其浮雲
富貴憤世疾俗之心唯是遺文半篋而已得大文
序之庶託不朽向年面諾銘刻不忘梓事甫畢卽
持獻門下伏唯注意存沒銜感

與毛禮部青城

遠道遣伴辱損華札兼以高藻開緘迴諷如覲顏
面緬惟白門睽違夢想勞結每風晨月夕未嘗不
懷庾公也僕於庚申之歲言返舊林椎髻短褐閉

影綦藪與相往來者非農圃則衲子漁父門無長者之轍寓訊無由遂致絕問心則十載一日萬里比鄰耳承諭鼓盆失珠之戚無任駭悼然以竺乾之空蒙莊之達視之咸適咸妄耳何足介哉我公當以此自寬矣僕年逾五十髮白齒墮蒲柳早凋夫復何言然松喬之慕老而彌篤邇寤寐石函青華之文頗有所得倘公剖綏山之桃余擘吳胥之鱗願以相聞騎羊負局會面當有期耳

荅西亭宗正二首

辱損雲章長詭讀之千里如面恨不能爲長卿之

遊徒懷河間之館而已姬水嘗謂丈夫生世苟不得時卽當滅景綦莽遵詩人伐檀之義已矣奚復干諸侯爲我公天挺宗英人倫歸仰乃忘已虛懷獎飾寒鄉之士若伯鸞孝威非所敢當也慙汗慙汗詹祿翰林集先君曾爲哀輯當時卽已亡逸我公欲於人物志中作傳容博訪寄上不敢負不敢負

姬水江東賤士也甘心綦藪恥爲諸侯之遊雖平生夢想如公者生幸同天邈焉異縣弗獲一瞻符采爲憾辱公不鄙遠損藻翰謬加甄獎瑤編爛惠

珍貺駢頒撫躬知媿緬昔宗藩如沛獻邃於經學
而詞賦或歎陳思長於詞賦而經學未融公寔兼
之且孝德通于神明義行薄于雲天誠帝室之麟
鳳也艷羨艷羨敬賦崇孝詞一篇山林枯槁之什
不足詠歌盛美聊見慕好之私三讓篇容嗣上承
諭書目篋中無之當採訪以聞

荅謝山人茂秦

僕素懶慢衰年益甚嗒然據梧與世都絕忽往遠
訊恍若晤對孟門句注不覺爲遙矣誦諸藻撰說
卽解顧詩多動魄良由寤寐李杜精靈來歸不假
模擬自然合轍耳剗剔布示方令紙貴奚云災水
哉

荅沈開子

侔來得陽月六日書兼拜藻述僭評五文言解似
莊索禹貢圖書似左序傳似司馬子長每覽子文
回諷不已猶熊燔糴炙珍錯異味雜陳於前不覺
其食之饗且飫也竊嘗恨我 明立國于時輔臣
如宋學士諸公皆沿習宋儒程朱之學盡廢詞賦
專以經義取士由是濫觴百年間文體委靡卑弱
甚矣至弘德間學士大夫稍稍掘起將駕周秦軼

漢魏然而稱宗匠以王盟文柄者幾何人哉不意
乃今復見執事也執事雄健之筆殆天授它日以
文章名世斷可識矣執事抱奇偉卓越之才負蕭
杌倜儻之氣文章不足以盡子也文章不足以盡
知子也而執事乃以予爲能知子噫予淺夫也予
誠不足以知子而幸子之能知余也昔越石父不
遇晏嬰則父胥靡人也管仲不遇鮑叔則仲貪怯
愚不肖人也夫晏嬰鮑叔之能知父與仲者蓋有
出於胥靡貪怯愚不肖之外而知胥靡貪怯愚不
肖不足以累父與仲也唯是可以語知已耳予學
不足以變昏頑之性德不足以挽大繆之辰舉觸
悔尤動惟繪弋無上下之交有內外之譴愧愧憤
憤漂泊流亡爲衆所謠詆爲時俗所擯棄予亦其
心爲斷木死灰已矣而執事顧曰生平論人不肯
多屈一指而獨於予有取焉是必有以知予者而
予實無可知也子過矣子過矣嗚呼千人毀之一
人舉之其必有真可譽也千人舉之一人毀之其
必有真可毀也何也燕雀之智多而鴻鵠之志少
也斯可喻於人之知不知矣朱客部何翰林每見
輒談高雅贈言未成容索之耳天氣沍寒唯自加

愛不宣

與張幼于三首

邇足下讀書赤城山房諸友相餉僕病未能歉然
于心菓二種肴二品蓮酒一尊奉雨窗獨酌剩石
殘林可當主人耳

維天不惠奪君掌珠深爲悼惜但彭殤妄作達人
齊觀且足下盛年何蘭玉之弗繁也僕嘗懼此荼
毒者敢以慰足下足下幸自寬喻毋過戚自傷無
益也慎之慎之

姬水頓首柘湖來奉手示殊慰然懷人得書則旣
喜矣因書憶人其勞結何如書中繾綣多相思之
苦懷非故人情厚何以有此感佩感佩但推與過
實深自慙悚耳足下英年博記清文敏識馳騫藝
苑超絕無倫進可以華國退可以垂世此不佞素
爲足下稱說者如僕之蹇鈍坎壈賤貧老大無成
濩落無用方視此生如肘上之枝肉上之癭欲決
去之無徒累於已憎於人而不可得而足下每日
艷慕艷慕云是惑也承示陽山公集讀之信足棟
梁文囿廁名其傍實荷附驥序文一經大手遂點
鉄成金矣羨羨靈墟長公華山鹿田諸兄望道意

聞華山有北上會試消息甚喜足下面間當爲之
勸駕可也

與阮時濟

眷弟黃姬水頓首華山君侯先生門下幼予使來
得榮示如奉顏面承起居萬福爲慰見懷佳篇整
麗暢婉羈人讀之感鼻傷心欲出一語追和隨復
袖手羨服羨服陰風撼木凍雨連潮孤獸夜啼離
鴻叫墅此時念我同心潛焉出涕歲暮懷人不獨
居者爲然也僕年齒漸衰百念彫落惟著述一事
不能忘情逝將言旋故間滅景環堵肆討墳策以
譏造一家之言當與執事共之此執事素所勗我
者敢不佩諸鹿門之期諒不遠矣醉後歌一篇請
教兼呈鹿田壺梁以二兄來索近作不及一一書
也不宣

與徐太守子與

自公之宦楚也則思心與楚遠也繼公之宦滇也
則思心與滇遠也及公來吳則交謁不值焉悵悵
悵悵屈原洞風騷之情抑亦江山之助公之遊楚
與滇也當有巨麗之詞與荆巫雲夢蒼山洱海爭
雄勝者惠示一二俾少文爲屋下遊如何

與凌文學玄旻

奉記後以積勞兼爲風寒所襲火疾大作遂爾困頓翰至知玉體未復益增煩憂所喻代作悼弟之什未能搦管俟病少瘥當更構一二塞命若六律恐不能也以無鹽唐突西子多更醜耳不若已之草草不具

荅倪月林

獲奉手訊宛覲光儀甚慰不佞自秣陵東還習習十有八載矣不佞之念足下猶足下之念不佞也何時遡長江登石城坐玉露山房發瓊笈噴玉屑一餐沆瀣之氣也所委玉露山房詩不知命名之義爲方生所強漫爾賦上病中草草不具

荅岨嶽中丞張公

姬水幼承父訓粗習墳史非無四方之志而時遭大謬慕臺孝威孫登之爲人鑿穴編草滅跡藜藿者二十年于茲矣明公道聽人言忘分推誠招以束書遇以隆禮降王公之尊下匹夫之賤雖聖哲勤士何以加焉但社櫟非匠石之資學術不足以備咨問文藝不足以效鉛槧何以仰荅明公盛心乎此姬水所以日夜撫躬而汗顏者也急景不停

督焉歲謝偃仰空廬慕德興懷敬賦蕪辭四篇北面稽首齋獻臺下伏惟我明公進而教之幸甚幸甚

與陸山人夫從

草堂別去擬仙棹卽日發矣豈意信宿虎丘恨不得從諸公豪飲悟石之下徒誦明月秋扶一塔孤之句而已得臘月八日書知足下觀濤海上始信高人之蹤如鴻徙鵬運下視不佞真猶槍枋之鷄耳與瀾石書果拙筆也足下以爲贗者豈伯英妙蹟舊觀不復抑子敬佳書謝安不賞耶

與瀾石

昨海上書至甚慰但龍光在握而冰雪之姿邈不可卽爲之悵慨邇者知與夫從登狼峯觀鯨濤睇日出便欲躡足閨風晞髮若木恨不能假翼與俱耳唱和高藻不靳惠教前寄惡札夫從以爲贗夫物有真贗如玉真也石贗也玉有贗石無贗僕書石耳何贗之有以爲贗者玉視之耳一笑來使鵠立草草不盡

與梅潭張長洲

姬水里中賤士也滅景慕莽甘心溝壑素矣迺辱

明公謬加甄藻命効鉛槧自分謏劣不堪供事腆
儀下頒無任凌競姬水自棄諸生以來椎髻短褐
不敢涉趾公門謹北面稽首拜賜伏惟尊慈矜宥
不宣

與顧中翰汝和

曠隔經歲眷想用勞忽接榮翰殊慰翹緒足下杜
門著書僕復氓迹蓬蒿無緣晤對良足悵歎家弟
清甫久荷隆眄兼以醇規友道之厚一至于斯肝
膈之言藏之心膂恨易衣併食之日不能爲之謀
耳承貺閣帖重逾金玉當永爲笥寶矣載謝

與朱孝廉邦憲

睽違彌遠傾想勞結山川阻曠無緣言燕良足悵
慨足下德林冠冕文囿鸞龍覽沈嘉則序諸篇歎
述不去口僕家貧累積學殖益荒柰何奈何家弟
來聊附尺書一承動靜言不宣備

與斗西宗室

倂來辱損華牘兼以社吟遊詠之貺莊誦之餘藻
績盈目殊珍悅口如登梁臺而飲楚醴也艷羨何
如授簡之命敢不祇承但山林枯槁之言不足爲
重有元美雄文便欲撤藁西遊引俟稍豫爲之序

與灌息軒詩同呈教耳先人捐館之日僕臥蓐瀕
死平生所蓄異書一旦散盡范註孝經無以應命
奈何珍簞登領寤寐雅德對使作狀不備

上武岡王孫少鶴

姬水幽介賤士滅跡秦莽甘心溝壑者有日矣仰
辱英王忘帝室之尊渙頒藻翰千里函幣以
全楚通志自憲廟以來尚闕編載茲將開館國
邸給札仙臺延納鉅公鴻士遴舊章構新紀舉
四朝之曠典成百世之信書誠不朽之盛事也姬
水雖至愚願一登龍以希附驥但述作必待乎賢

人筆削當寄之史匠有通達之識而後撫事精詳
有華美之文而後立言久遠若姬水學旣淺膚辭
復蕪陋顧茲授簡撫已銜慙且婚嫁未畢尚平之
累方牽疾疾常嬰摯虞之時大繆不能遠涉道塗
趨赴嘉召慙負隆眷悚汗無已徒使長卿引領於
梁國公幹馳情於魏坂非固避陸通之金實不敢
當穆生之醴耳腆儀敬用完璧罪實不恭伏惟宸
慈原宥惶恐奉啓

與姚禹門

不面在昔勞念可言雲泥一隔會面難期空谷朝

霞千里想見聲色耳

上蔡兵憲春臺

夫郡之有志所以紀方輿述文獻封域山川之所由奠水利兵防之所由設戶口田賦於是乎考人才風俗於是乎稽蓋乘書乃邦國之急務而姑蘇又東南之大郡尤不可無志者也吳中紀載之書自子貢之越絕范曄之春秋以來則張勃有錄陸廣淵有記曰圖經曰紀聞紀事雜見而未裒成帙也至於范端明之吳郡志整則整矣而未免挂漏之虞盧舍人之蘇州志贍則贍矣而不能無訛繆之失厥後姑蘇志則始於吳文定公寬終於王文恪公鏊蓋會范盧二書而折衷焉者也然文定未成而告徂文恪甫成而趨 召雖二公亦不能無遺憾焉且正德以後迄今未續時更二世事閱三朝其文章制度因革損益尚皆缺焉恭遇明公建旄茲土以霜臺而布陽和以戎政而敷文德疆徼謚清當偃武修文之日國家閒暇正興廢舉墜之時維時郡志所宜編纂伏乞延禮鉅卿旁求鴻士必有介特之行通達之識綜博之學陽秋之筆無愧良史之才者寄之以述作之任焉庶成一郡之

要典爲百世之信書鋪張太平裨益風採甚盛事也

與王元美

穆太公詩課完矣漫書傳後真續貂也沈畫偶有米顛之癖雖平生愛敬如足下且不能割彼挂千金劔者何人哉余誠小人也然終當以義勝制情矣唯足下需之對使占復

與張中丞峒峽

姬水處空谷據槁梧門無轍迹室有網塵孰不弁髦其人也乃仁君不我遐遺降以溫劄重以腆貺使臨之日謹北面跪讀稽首拜賜竊惟周之雖有可受之義而受之寔懷素食之慙報酬無地徒自書心而已犬子學本鹵莽不見錄于有司分也尚誰咎哉然明公栽培盛心則感激無極矣伸楮無任悵惘之至

與斗岡嶽伯

秣陵一別睂睂逾紀矣姬水滅迹空穴無階通問睽離日遠夢想彌深辱損榮示恍若雲墜誰謂大丈夫相知果在接塵而遊哉伏讀嘉藻騷雅之匹紙敝墨渝猶手之矣執事父子歆向昆弟機雲門

業之盛獨擅一時敬羨敬羨小壻顧九思初試繁
劇夙夜祇懼清白之操雖不佞所素勗而吏事未
諳唯執事提携之幸甚

與仲融

長公來獲奉手教兼以珍藁文章燦爛赤城霞標
恍落屏几華章溫諭推比太過不敢當不敢當讀
合溪序錄泛然置我雲霞舉矣方抱怔疾未能追
和稍能抒思卽同夙逋併呈教也所委書紙謹上
二十幅辭旣蕪累筆復醜拙昔人有嗜土炭之癖
者足下之謂歟足下伯仲儁才朗識競秀詞林所
望驥足雲路奮翼天池丘壑洵美勿終盤桓山川
悠悠書徃神馳

與胡秀才

承親友損貶貧無以荅尸惠者數年于茲矣繼自
今不敢拜命之辱謹附使完璧容面謝不宣

與汪中丞

不佞言不文人不足重奈何虛辱授簡之命哉邇
者婚嫁已畢饘粥稍足自給不敢復事筆研以儆
帚享也來儀完璧容面謝不宣

與陳淮安玉叔

遠辱榮示不遺幽介惠好載申感誼良厚捧誦新藻珠璣盈目古云楚人多才信哉及讀尊君江閣嘉編則公家父子誠歆向彪固也而以文考烏童目不佞過矣蘇瓌有子李嶠無兒非公與不佞之謂乎蕪辭媿非瑤音之報腴貺祇領一發面赤

與屠田叔

覽楚騷協韻及讀騷大旨諸篇深契靈均千古之心匪特苑其鴻裁獵其艷辭而已原悲國人莫之知而千載之下知原者復得田叔孰謂古人有不同心哉世人但知讀騷而不知協韻夫協韻者古今人文自然節奏至於騷雅尤不可無故讀之使人動魂出涕之感創焉者正以此也田叔獨知之然知田叔者唯黃生乎序文勉綴塞命蕪累之辭真著糞佛頭矣

荅謝山人茂秦

辱榮示兼贈藻什未獲傾蓋卽締久要顧僕委謗何以甄錄于大君子之門耶昨歲歸自金陵湮阨老賤之人羞著冠裳恥與俗人言閉影空廬謝客却掃椎髻短褐畢志經鋤門無長者轍跡欲致一書莫爲之郵坐是闕報心則曠然日馳淄澠間矣

邇者復以所著詩帙下教猥以定文屬我余何知哉余何知哉是猶呼聾聵之人而使之察色辨聲也竊常謂歌詠之道本諸性靈有是衷本斯有是述吐故言也者言乎其人者也非可以貌飾也足下天挺秀逸襟宇峻朗以布衣雄一世抗節有王霸之風赴急有季布之諾秉尚有孺子之清故氣洩而意邈聲宣而理愜誦之穆如味之腴如者也夫近體始于唐而獨擅長於唐開元天寶格調高矣大曆以後情致備矣今之操觚之士倣盛唐者格則高而律或未細效中唐者情則備而氣或少劣足下蓋實兼之殆體裁李杜而包括錢劉者乎一章之內辭旣鮮駁一句之中文亦罕類反覆諷詠無可譏評但窺管之見吹毛之論或一意雷同疊見諸篇全首平善都無警語如此之類更裁定之何如病中草草卒業僭加丹鉛唯大方恕其狂繆幸甚

謝吳門高士扁

姬水伏跡溝壑沐浴大父母膏澤有日矣但漂泊湮阨之人自甘蓬藿之逃媿齒衣冠之列不敢輕謁公門以覲大君子精光唯安於耕鑿爲春風化

雨中一擊壤之民而已伏蒙頒賜多儀祇領之餘
省已懷慙至標以高士之目是以蹄涔而準滄海
爝火而並太陽汗眩不知所云足瘍不任行履敬
遣弟生員黃文水齋狀叩首臺下以謝伏乞尊慈
矜察宥其狂悖幸甚

與養齋嚴相公

姬水溝壑士也辱長者車轍過存窮巷此雖盛德
不遺細小而區區感惠之情自不能已僕嘗一謁
門屏而兩過高軒未能數數候起居者蓋老賤之
人披裘帶索髮白面緇每閱趾見賓有醜汗出故
寧負慝不敢大跼影取羞也伏乞大人君子諒余
心于形迹之外不勝幸甚

荅午山少宰

姬水委瑣頑鈍荷蒙甄陶誦先王之言慕聖哲之
義思欲跨騰風雲焜耀竹帛以仰荅我公造就之
恩然翼未奮而先鍛足未驤而先蹶雖卑棲駑步
之所致抑亦時之大繆也我公遭明盛之時處卿
相之位毗一人正百官握樞運斗斟酌元氣以惠
元元朝野拭目想見太平而浩然拂衣玄髮滄洲
矣雖清風高節飛照華齋今 聖天子廓帝絃恢

皇綱夙夜圖治伊傅周召未能終處江湖也翹車
之招拭目以俟姬水一違台範俯仰十五年矣望
德馳情寔勞夢寐但溝壑之人絕意世紛椎髻短
褐以事灌園門無長者之轍欲一修候誰因誰拯
昨歲郭侍御以分題命劾鉛槧爲我公壽蕪累之
辭僭呈玄覽方將以狂悖獲譴是懼迺辱遠損榮
示兼以珍貺祇領悚仄山川阻修日月迅邁奉晤
未期豈勝忉憊倘杖屨東遊俾得再侍精光聆聲
欵此生之幸也佇望何如舊作數篇呈師門改竄
兩漢紀一部容易爲獻草草跂復餘唯順時珍攝
不宣

與大司馬蔡子木

僕天地畸人物情所棄終身坎壈老而愈困無足
爲左右道者但丈夫生世不能取功名自見于時
卽槁死已矣安能以裘索之服憔悴之容干諸侯
取人憐笑故寧杜門滅景窮餓而不悔也恭聞超
擢本兵之任喜躍無已方今南北二虜爲患孔棘
得執事德隆望重者與尚書楊公正人君子協典
機務自當消弭醜類不恭之心昔溫公嚮用外夷
戒勅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胡馬不敢南牧我吳

民二三年間得免兵革之苦皆執事之賜也溽暑
唯爲國加愛不宣

與徐汝寧

徂暑一別忽焉杪秋撫辰懷遠增其歎惋比來道
况想益融釋昔荀爽貽李膺書曰方今天地氣閉
大人休否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
抑揚之數言者敢爲足下誦之鄙人平生坎壈老
而彌困雖身外事一無嬰心但數口衣食之計未
免俛首役形于宇宙間良足媿恨分韻詩尚未就
以諷詠高藻及青州伯仲諸君之什每握管便欲
撒稿奈何奈何

荅張虛江給事

姬水伏迹溝壑甘心枯槁結緇之中腫瘡之色無
所營求于人人亦不見齒錄久矣迺辱執事繆加
甄藻未奉半面千里遣書以締久要此執事必有
知于僕而僕亦不敢自外于大賢之門也執事宰
邑則稱慈父立朝則稱正人僕與鄉人每語及執
事咸稱執事爲長者則執事誠當代第一流人以
若人而莫之予棄則又私竊幸且喜矣掩關塊處
人事曠廢且無風便闕然久不報

與王進士沂陽

兩辱誨示足見肉骨之誼與先子非生死交無以
及此每讀輒感激流涕先集去冬梓成特遣童齋
請勘正先集信今傳後當不朽矣然知先子者莫
如足下足下先子之桓譚也僕之選刻固人子分
內事遲遲者務精耳非有他也被訕口者謂先集
謂未必傳謂僕爲冀顯者助譬諸井蛙棘蠅何足
以知何足爲累哉亦何足較哉其舊板所刻雜著
入之集中似不可棄之尤不可茲以類標目各自
成秩曰象令考曰吳風錄曰河記曰理生玉鏡曰
易繫精義今欲補刻者曰西洋朝貢典錄曰黃氏
定易曰老子玉略曰張氏興亡錄曰會稽問道錄
曰東室寤言曰懷賢傳凡十二種合爲黃氏外集
刻成者先寄奉覽僕平生坎壈太上之立一無所
成忽焉皓首唯了此一事死卽瞑目矣聞發憤時
義必欲爲梁曾二狀元之事以舒洩鬱積姬水幸
甚

荅趙相公大洲

奉違台範一紀餘矣曩客白下公以吐握之勤下
禮賤士矜睽間駑馬價重感激知遇愚心不忘庚

申之歲携家東還滅景空廬日以周孔之書自娛
暇則耕龐公之壠采梅生之芝椎髻短褐與世都
絕自是藜藿之墟無長者之轍夢想徒切瞻敬無
階恭承我公際明良陟台階以宰相兼御史大夫
之任咸謂論道之人而爲執法之吏非所宜處殊
不知 皇上在東宮時目覩吏部都察院聽命於
宰相故以宰相而爲吏部都察院此 皇上獨斷
之令典而 大聖人作爲之微權而一二明公又
能精白一心表率庶寮進退百官化殘賊而爲長
厚變鷹鷂而爲鸞鳳天下蒼生並受其福然而爲
臬爲守爲令未必盡副德意者何也嗟乎官人在
哲知人寔難或貌白而衷墨或始廉而終貪或小
辭而大受一人之耳目安能周四方之視聽哉愚
嘗謂黷貨之人不刑以重典不已蓋黷貨之人將
以奉其身也身不存矣奚貨之黷善乎涓崖霍公
之疏可行也魯女舍其織而憂周晉宰不共七而
知防狂悖之言勿加譴責幸甚

與謝山人茂秦

吳客來惠我華牘寄我藻篇荒落之人遠蒙存錄
感戢無已足下行譽詩名播滿寰宇賢王築臺諸

侯走幣誠一世布衣之雄也僕滅景秦藪屏處蓬蒿門無長者之轍所與往還惟韋帶枯衲而已僕竊謂人生不能自致青雲則亦已矣安能附青雲之士爲哉此僕迂僻之性不敢爲通方君子道也

與王郡侯

姬水伏跡秦莽門無長者之轍不敢越分諭禮也如明公者雖身遊德化徒心切景慕而已乃辱降尊臨卑輕身先於匹夫千旌之詠傳播四國嗟乎文侯之于千木仲舉之于徐穉古道不作久矣姬水何人也得此于明公哉高誼鄭重感激感激但椎髻短褐不敢伏謁公庭謹北面稽首大門之外遣弟生員黃文水齋狀叩謝臺下伏乞台照慈宥幸甚

與張別駕

邇辱校讎之命卽迴環諷詠首冊不日卒業矣及覽第二冊則病甚目眩不能讀乃召家弟河水於榻前令渠朗誦余則靜譯至於聯篇之賞會或片子之譏評皆竭自愚衷而輔之以家弟之揚確者也若以疾故漫不加定竟付之家弟則不佞不忠于左右甚矣豈敢哉豈敢哉其所揭之票所上之

書所呈之詩皆門人邢生所書可詢也家弟不以直告公而爲之辭則是爲兄不當隱而隱過矣過矣聞言駭汗深慮獲戾輒布區區唯照察幸甚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二十

吳郡黃

姬水

著

婿顧

九思

編

男

嘉芳

輯

記八首

重修蘇州府學記

大中丞我渡陳公之撫吳也鎮以簡靜綏以惠和百僚咸憚萬姓以輯江海不波我圉孔謐於是表陳羽籥載迪文教昭昭厥音躋躋厥泮訓經講禮之暇徘徊廟宇召諸生曰宣尼爲萬世道學之宗

則文廟者吾儒之大家廟也忍視其頽而弗葺哉
且以宰牲所舊在廟之東隅則又曰東生氣也而
屠割于斯焉是以殺承生氣也盍徙諸於是檄有
司計之出贖金遴二邑之富民董之蓋前爲巨猾
所侵常十之四其功易隳也廼度地準繩購材鳩
工卽學之儀門之右南面爲宰牲所東西爲神厨
撤博士解列于道山南麓俾各奠攸居於是廟祠
門廡齋廬堂閣以至亭圃坊垣靡不振墜繕圮剔
蕪飾凋經始于隆慶辛未季春之吉閱三月而告
成宮牆之高宗廟之美煥然鼎新矣嘗考乘書郡
學建于宋景祐間文正范公嗣後代加營拓若我
明牧守則魏公觀以下至徐公讚凡十四人臺臣
則孫公樂以下至公凡四人崇儒右文功豈在文
正下哉粵古君人者之于農也制田里樹畜以養
之則必設庠序學校以教之於兵也出則受成於
學反則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學爲君人者之先務
尙矣公寔有農兵之寄者首加意于學也知本哉
先是公夢一周姓者與公乞衣及視學之日得斷
碣露臥于名宦祠藁莽中乃文襄周公忱像也公
懼然昇而屋之於來鶴樓後夫文襄於 宣皇帝

時撫吳十有九年其惠績吳民至今歌之不衰公
非有愛民之實心何能精爽感孚若此然則繼文
襄而民歌之者其公也此修學事也附綴簡末

代蘇州府重建堂庫碑記

隆慶三年歲在大荒落之餘月郡治重建堂庫成
君子攸躋士民胥悅迺屬余記之曰粵惟郡治肇
自國朝吳元年加闢於洪武二年至英廟時
則增構於况守鍾林守鶚世宗時則改建於王
守鴻漸鍾守鑑越三十有一載正月庚午災郡守
蔡侯亟用締造請於督撫林公召屬吏計之則曰

費若干緡召耆老計之則曰費若干緡卒如耆老
之議者從省也於是審材用則取諸帑藏之餘鳩
徒庸則取諸輿走之隙期令靡煩攻治弗怠前堂
凡若干楹後堂凡若干楹如制鼎新若榱棟之弘
壯爍煥之美麗圻築之堅緻逾於曩昔豐盈架閣
二庫舊與堂接今則別創一區不假寸木悉以甃
為之若宍然此出自侯臆蓋深長之慮也茲役也
不擾民財不勞民力民咸子來經始於二月癸巳
落成于四月壬辰何如其速哉良由侯之涖吳也
以聖學造士以王教迪民恭儉是率繁苛是蠲民

戴之若父故視公事如家事爾下之義寔上之仁有以感召之也君子曰可以觀治矣夫堂以聽政也然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防壅蔽也庫以藏貨也然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戒培尅也侯則達民之情而導民之利者也豈徒建是堂庫已哉余敢以是爲後來告其謀度則某某採辨則某某護作則某某云

蘇州衛武進士題名碑記

夫兵者國之大事然馭兵莫先於擇將擇將莫要于選舉古者兵農一途文武一道外而折衝之士

卽內而密勿之臣也厥後岐而爲二於是有選將之目焉然有選材力武猛能引強蹶張者矣有選材力驍捷善馳射者矣我明則有武舉之法自勲弁以及編伍自黌秀以及衆氓咸得充試或六年或三年每文舉之後則都御史御史試之擇其策畧弓馬之優者以貢于京師天子命廷臣覆試之擇其策畧弓馬之優者以獻于天子而官之曰武進士凡擁旄授戟列侯上將皆由此出也我蘇自洪武迄于嘉靖二百年間登是選者纔三人耳厥維艱哉盍思效忠規武節以仰副國家掄才之

盛心斯可矣然晉侯謀帥而用詩書之郤縠衛青
招士而舉方畧之克國武猛驍捷敵一人者耳不
足尚也余嘗莊誦歷朝武舉詔制若 英廟則曰
通曉兵法謀勇出衆者 孝廟則曰文理優韜畧
熟及射中式者又曰先策畧後弓馬則祖宗取士
之意豈專在武猛驍捷哉昔唐視進士科增置武
舉而得郭子儀宋視制科詳定武舉而得高志寧
令狐挺卒能勘亂禦侮策勲王室今之登是選者
咸口詩書腹方畧安知無郭子儀高志寧令狐挺
者出於其間乎何君萬鍾等伐石紀名請余爲之

記

四友齋記

雲間何元朗氏拜南都史官之明年以桑梓懼寇
室廬爲墟遂家青溪之上復卽舍傍隙地疏池藝
竹構屋三楹以栖鍾阜納雲東澗灑瀑石林蘭術
威紆遼索雖在帝邑曠若樵垞漁墅間也中設一
木榻榻上列維摩詰所說經莊子白居易集元朗
嗒然隱几與之神遊而冥契焉敷之以照襟誦之
以晤言枕之以夢寐不必出門定交而賞心在前
矣命曰四友齋授簡黃子俾記之蓋元朗友維摩

友莊友白而黃子友元朗也說者曰維摩病莊放
白俚元朗精誦六經旁羅百氏束髮卽談名理抱
經濟慨然有軫國佐王之志其文章非秦漢人語
詩歌非魏晉唐人語口不道胡乃耽翫於空寂猖
狂之說而下披乎卑弱之辭也悲夫人知元朗乎
哉元朗經濟管樂而不施于當時文章班揚而不
錄于有司坎壈骯髒白首淪于一官非元朗志也
則其鬱沉侘傺之情當必有所託矣故維摩詰經
者不思議者也莊子者無會而獨應者也而白居
易之詩曰本是無有鄉亦名不用處行禪與坐忘
同歸無異路則亦詰與周之徒也故以天眼空色
則役智于嫉恚貪癡罣礙恐怖顛倒夢想者悉障
也以大觀齊物則鬪心于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
佚啓態者悉贅也况詩賦小道曷復逞于雕龍刻
玉爲哉故元朗之友維摩也友其病也而非病也
其友莊也友其放也而非放也其友白也友其俚
也而非俚也人知元朗乎哉或曰元朗華問望于
江左且玄鑒絕倫不藏人善海內士莫不願奔走
結納於元朗之門而友若斯不旣狹乎嗚呼友豈
易言哉昔禰衡遊許下陰懷一刺旣無所適於是

刺字漫滅侯君房欲友王仲回仲回謂其子昱曰
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夫友道之難果如此則
元朗之所友又何足怪者黃子友元朗故知元朗
作四友齋記

東山茶所記

盛仲交氏買田東山之下闢一丈室疏泉藝石日
諷詠其中客至手烹嘉茗作供匾曰東山茶所一
日黃子與客造焉據梧啜茗逍遙晤言客問黃子
曰士君子用世之志視平居所爲何如耳仲交殖
學砥行抱用世之器當及時策足以獵取功名若
摘芳煮冽以稱仙成癖者乃遁棲閒曠者之所爲
而仲交亦爲之乎黃子曰噫嘻汝朝菌之智而夏
蟲之見也烏足與語仲交哉汝以就黷伸俾紬章
繹句三場二試窮年兀兀者果皆儒乎而以搜神
剔怪談空覈玄精心雕龍汪洋藻翰者果非儒乎
汝以口道忠信身被廉潔硜硜皎皎應繩投矩者
果皆賢乎而以性疎意曠落落跣弛儻蕩蕭杌不
檢不羈者果不賢乎汝以掇青拾紫結駟連櫪氣
焰熏轅臯臯珣珣者果皆才乎而以落魄失業窮
迹約處顏色腫噲瘡瘕瘕者果不才乎夫隱顯

者遇也貫隱顯而不易者志也故無康濟之志者雖有其貌賊也有康濟之志者雖無其貌仁也君子仁焉已耳奚貌之取也安知仲交不託志于茶乎他日仲交之爲世用也意者將苦諛之甘也乎將醒衆之醉也乎將蠲民之痾也乎然則仲交之於茶也是故遠有取焉而未可量也汝烏足與語仲交哉昔謝傳之臥東山也着屐登覽以山水墳籍自娛若無意于用世者而拒秦安晉卒東山着屐之人安知仲交之不爲謝傳也故不曰茶所而曰東山茶所是則仲交之志也已客曰余誠淺夫也會不以與此請書以爲記

青溪田舍記

青溪田舍者惺吾王子寓金陵之所築也金陵古稱佳麗地而青溪尤擅勝焉溪自吳鑿有九曲連綿數十里發源鍾山洩湖播溝以達于秦淮前朝聞族多居之王荆公詩云昔時江令宅今日段侯家是已 昭代創建天邑青溪爲塵市車轍馬足交其墟非厭囂埃樂林阜者之所栖矣循溪而南出禁城外五里許窈乎迴陌漠乎神垆山益深水益幽遠索泱泱之區是則王子別墅之所介也墅

環以溝溝上樹桑棗榆柳蒼蔚匝布別自成壤溝
內有田田上有池池上有圃中構三舍舍凡三楹
堂寢雖不宏大而繚垣周屋曲有奧思蓋宅崇岫
蔭茂樾塞高霞玩流泉悠悠會心矣登舍而望雖
瞥目可盡然椒塗蘭術般紆衡折若中宿而後至
者也厥田畝百黍若干鍾厥池畝十魚若干石厥
圃千畦果章百頭竹竿萬箇牛蹄角幾羊足幾僮
指幾一歲之入僅足以爲一歲饘粥之供王子讀
於是稼於是優游卒歲不知金陵之非家也余與
王子同避寇來金陵五閱歲不忘家林之思而王
子去住無著無蹙蹙兒女態余每嘆余之不及王
子也蓋王子世其兩湖柱史公之學精誦強記該
綜群書而陋章句之習道流釋部摩不研覈獨於
禪觀直超頓境故以家視金陵金陵寓也以身視
家家寓也以性視身身寓也山河大地皆性中物
去住奚擇焉嘗考昔人流寓金陵者劉宋則有雷
次宗蕭梁則有劉紆次宗築室鍾山西巖下謂之
招隱館紆與阮孝緒劉歆爲三隱築室鍾山有終
焉之志夫當其時擁高貲居大第若所爲江令數
侯者不知其幾皆漸滅無聞而次宗與紆環堵之

宮人至今頌之噫果紛寂孰多也然則王子之田
舍雖荒涼岑落之中安知百世之下不與雷次宗
劉紆並傳也耶作青溪田舍記

凌虛閣記

夫玄曠之士非炎濁界所可居靈秘之區非生死
身所可到豈曰心生取舍寔乃人境冥會者也故
習禪之輩必就名山夫既背俗乖世自當裹足重
巖寓形絕石矣凌虛閣者沈居士棲息寂觀之所
也古稱陽羨佳山水而山之神秀者莫若荆南荆
南峯巒潭洞瓌異固多其邃鬱幽麗擅一山之勝

者莫若龍池龍池之寂奇處則凌虛閣也蓋始入
龍池兩山環合如峽盤紆坂歷重澗而至下龍池
寺前有桂樹二森挺緜幕相傳爲唐時所植杪櫨
樹一爲龍出入所憑爪其膚膚剝者五之二壤奧
故產殊也又折而上曰中龍池寺圯鞠爲林谷又
折而上曰上龍池有禹門禪院其中長松修竹之
翳蒼蒼飛泉怪石之鞦韆石菊天竺羅生于庭芝草
芳蘭交蔓于逕至是則地若絕行若窮悄愴窈墨
非人間世矣由院後循一蹊攀懸磴陟崇巘則豁
然廣平乃龍池之巔也巔後峻崖千仞上摩切天

下臨無地石梁橫跨卽其隙而閣焉殆化造神營也閣之左曰白雲巖巖有湫卽龍之所潛雲氣蒸繞昏旦不散閣之右有石類盤陀可坐有洞類屋可居登閣延矚則太湖若杯越山若埳日月之吐納煙霞之縈繚在衽席間信寰中之殊域物外之真境也山僧匱于役將鬻閣以給居士捨貲購焉蓋居士稟性靜虛持行清泊法門宗旨頗以證得居是閣也將成勝業于雙林啓息言于丈室矣何道俗之媿乎嗟夫方袍而無梵行道亦俗也白衣而有慧心俗亦道也昔匡嶽東林遺民游止於遠公之室始豐瀑布伯玉信宿於僧從之廬寧有道俗之分哉

雙塔禪寺重修殿記

蓋聞造寺創於伽水闢苑肇自耆山迨竺經一譯於摩騰而蓮刹遂彌於震旦良由聖靈周遍於百億像法皈仰於大千上自王公下逮士庶莫不躬聖支提心依正覺若此精藍寔標吉土建自李唐於趙宋王居士兩塔之營衣無縫之妙果徐提奉千田之給樹最上之善根賜書璀璨於琅函題額昭回於銀榜香臺迥奠複殿高驤樹借檀陰峰

移鷲色地爲芻國舍卽毗城矣嗣後妙思抒記之
日迄今本清改構之年善勝崩淪禪宮銷歇寶地
鞠爲蕪蕪金容毀於風雨迺有德盈上座任振復
之謀祖曉道人爲募化之主莊嚴倍於曩時經始
成於不日但殫心以締勝因而回首卽同壞劫方
頌美輪遽嗟橈棟茲焉不葺便成廢墜於是德盈
亟捨鉢貲兼裒檀施揆日準繩礪金礱石蕭宮再
飭梵宇重輝飛甍巖嶭以連雲積拱嶙峋以納日
鏤檻虹盤雕檐疊舉山縈繡枕芟統璇題高僧是
葦澤行攸居梵伎與寶鐸齊鳴天花與芳蓮共馥

一躡悲宮咸離火宅芬域常固福業恒新光承東
壁燈傳數比於河沙釐祝北宸圖鞏永同於山嶽
助修信士並列貞砥云

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黃 姬水 著

壻顧 九思 編

男 嘉芳 輯

文 說 露布 織貢圖箴

敘劉將軍淮上平倭戰功文

黃子避寇留滯秣城恤恤乎旅處也一日江子民
瑩造黃子曰汝聞淮上之捷乎爾知劉將軍之功
乎謂黃子言狀黃子曰嘻有是哉若而人也即詩
書所載若而人者以不獲親炙為憾今並世而不

一覲之乎翌旦江子偕黃子詣將軍幕庭再拜嘉
歎焉將軍偃僂謝曰顯委人也執政者不以顯為
不肖使備持矛顯何力之有焉因命酒爵數行請
將軍誦之符江子所言狀江子授簡俾黃子敘之
以備野乘黃子仰天嘆曰吾儕朝經夕史終歲偃
仰操筆研以食粟者婦人耳將軍其夫也哉將軍
其夫也哉敘之曰嘉靖三十六年夏四月倭奴寇
揚及淮殘啄州縣十有三殺都指揮一所過鞠市
為墟暴骨如莽我圉孔棘留京戒嚴時劉將軍方
北下將氏役金山大司馬張公檄將軍守浦口無

何白司馬曰賊性貪恠輸掠既衆其欲已盈必無
南今去者半其在泗州者需亦去耳不如擊之顯
留此不死自效也大司馬許之會御史馬公移書
辟將軍將軍乘傳謁御史御史喜命具饗饗將軍
將軍曰賊在顯不咽食也請為君滅賊還饗耳五
月乙卯與其家甲驅至安東謀之賊艘二十九賊
衆時脅從散去簡人人倭也遺將軍謾書將軍笑
曰賊素易我且歸則志隋此可斃而待也迺伏甲
岡下躬率四騎薄賊艘詎之賊出將軍叱三騎使
前以身殿斬一人以徇且戰且却射馬中矢馬駭

將軍下馬挾鏃賊卒馳將軍前將軍躍馬斬馳者
賊至岡下弩發賊多中弩者然且扶傷而鬪甲亦
殊死戰賊乃引去甲欲逐之將軍曰日旰矣勿逐
也賊言焚民廬以摧我將軍卽先自焚賊縱所俘
美女子以蠱我將軍戒毋犯悉縛送有司將軍度
夜當雨謂甲曰我露宿是彼以逸待我也乃違岡
十五里而軍焉選人持火器潛涉賊艘賊數驚徹
夜不得寢厥明丙辰援桴誓衆將軍執一幟以號
于衆曰汝官軍有能敢勇殺賊樹功勲者立此幟
下得三百人曰我前拒汝爲後勁命甲四十人塞

隘巷之衝每巷以五人守以五人巡曰賊出汝踣
命甲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曰賊潰汝擊命三巨
艦積葦泊上流曰賊艘汝燔右之虛營以張其勢
左之疑兵以分其黨復令數人升屋而譟曰獲賊
矣獲賊矣旣誓乃陣賊自巷出者連斬四五人遂
不敢復出退語其魁魁怒摘冠揮衽左手持刃右
手持扇登岸麾賊衆蟻輳矢集如雨將軍單騎遇
之格者半掇者半矢盡又張其銳圍將軍數圍弗
克將軍射賊輒殪賊氣稍奪將軍曰彼衆我寡不
先礫其魁則衆不携也迺一呼突賊壘斬前隊二

人直擣鼓下斫指麾者自頂至踵裂其尸出賊陳
後賊衆披靡相怖以目甲四起來擊之斬獲甚衆
賊大潰還奔舟舟焚將軍追至舟上盡斬之又擒
一魁名五大王者亦斬之溺水死者不可殫計淮
倭悉平將軍不胄不介著一白布單衣巾禕如之
身不滿七尺猶夫眇小丈夫耳及遇敵提兩刃騰
躍超踊矯捷若飛刃起見刃不見將軍淮民自河
上觀者咸咄咄曰神人神人云

黃子曰倭奴犯徼七年于茲我軍不戰而覆者衆
矣卽戰喪十獲一往往是也若去歲梁莊舟山之
捷亦僅見者將軍以寡殲衆而不折一卒豈非奇
功也哉將軍平九流橫江白草松盤芒佈等洞嘗
以三百騎破獠萬人孤身被圍轉戰三日夜斬獠
繫馬首潰圍而出守蜀十年身經百戰不一劔由
此觀之則將軍今日之功謂非必勝之算乎傳曰
昔范宣子有功而讓而晉以平趙簡子有功而伐
而晉以不競讓之謂懿德所以嘗有其功也將軍
讓其功以五十級聞能讓也將軍豈尋常功名之
士哉雖然吾見將軍性濶疏無世俗脂韋態或多
不悅于人嗚呼薦賢爲民社者尚略之哉

敘橫金之捷

倭奴入寇之又明年是爲嘉靖乙卯八月十有二日流賊五十三人自餘姚渡錢塘而西由於潛而徽而寧出蕪湖抵留都焚安定門殺把總指揮各一員官軍死者千餘人歷溧水宜興無錫欲北至常熟沿海以趨柘林精悍異常轉戰三千餘里未嘗少衄蓋賊之梟銳善戰者也時都御史曹公邦輔方乘輅來吳檄至公臥不安席食不甘味迺調集王兵備崇古董海防邦政林知府懋舉諸道軍分布阨塞以逆來者與諸軍約曰賊深入內地所過不掠財帛婦女無乃爲覘乎且以五十三人橫行三千餘里莫敢撻者其易我甚矣苟縱一人還是余之辜也爾將士之羞也諸軍曰諾賊至楓橋迷失道擄二義氓爲鄉導二義氓竊計曰此賊得至柘林蘇民無息肩之日矣不舍生以紓民患何面目見曹公乎乃給至絕地官軍四面環攻之賊匿一民居堅壁不出公躬薄賊壘巡歷諸營晝夜弗懈懸重賞明紀律誓不與賊生越五日賊食盡力屈毀其宮而殲焉自是賊始不敢窺境矣此功豈在勝墩陸涇之下乎

論曰昔司馬穰苴捍燕晉之師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趙充國之擊匈奴躬自潰圍陷陣身被二十餘創夫已逸而投人以勞將軍厭梁肉而兵不宿飽二者皆敗之道也曹公既與士卒同甘苦而又親援枹鼓故將士戰力以致斯捷也其功可不錄哉雖然公按部時日食一魚菜去之日折轅空橐耳至今吳民思之

賀楊總戎擢鎮守定海文

皇明嘉靖四十有二載歲在大淵獻大總戎玉江揚公奉 天子簡命鎮守定海將建旗鼓載斧鉞行矣其屬某索余言以為賀余作而言曰是誠可以為公賀也浙之定海負溟渤控扶桑倭夷入貢由博多而五島而烏沙而觀海收舶于定海焉其犯順亦由之重地也承平之日置十有六衛領以都指揮使司至是復設總制以全浙諸府隸焉重任也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比命公周末置前後左右將軍秦因之位上卿漢置車騎將軍衛將軍位次上卿今之總制秩與卿埒重臣也以重臣轄重地而荷重任非公之威名素重者曷克居是

哉公少有膽略善騎射讀孫吳書歲乙卯倭奴深入寇三州我軍莫敢嬰其鋒時公守劉河候其情歸而擊之以一旅之衆斬首五百餘級明年拒陸壩又明年殲橫涇又明年踣三沙雖古名將不過是不六七年間起自列校超擢台槐之下于是名震華裔矣余聞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不戰而屈人之兵以威名足以服之也昔李牧備邊匈奴十餘歲不敢近趙充國備羌若零離留番皆降漢茲役也吾見屯警有防耕戰有備海不波徼外弛柝矣是誠可以爲公賀也浙與吳唇齒國也浙靖則吳謐然則爲公賀者乃以自賀也爲之賦采芑之詩曰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又爲之賦崧高之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

五徵

嘉靖三十載歲在大淵獻陽山大夫涖吳之三年政教弘美治理穆清 天子嘉其績迺降冊書徵車辟之日月陽止爰戒僕夫於其行也竊效贈言之義作五徵焉超玄先生隱居無爲之鄉霞棲霧盤滅景塊處蓋蕭然六尺之几而慮周萬務也繫象公子聞而造焉肅祗命詞曰蓋聞天生萬民寄

之司牧俾若其性元后不能周馭樹以公卿大夫股肱佐理以康元元故卿大夫承辟元后奉天要在生民而已然則建職親民可以惠浸萌生者其惟邑大夫乎超玄先生曰唯唯繫象公子曰噫吁嘻哉黃軒邈矣大道隱矣擊壤鼓腹之厯俗不作泣辜扇暘之惠政不流循良濶希悞慢是力羔羊罕詠碩鼠興訶故恣錘於酌取者命曰疾民之蠹賊峻於微繹者命曰驅民之網罟此湛恩嘉澍之弗究殿屎咨怨之日積而重傷民命也今 聖天子握乾符統羣元俊又登庸皇道燠炳然而邑大夫之賢求其家龔黃而人召杜亦未易覩也子邑有宋大夫焉是曰永豐之英奮迹甲科濫觴百里靖共勿替大猷允迪民有田疇大夫伍之民有子弟大夫教之不繩約而負戴推輓之是輸也不鞭撻而萋斐牙角之是逋也畏威者仰之爲神宰懷德者慕之爲慈父省役薄斂而民自富也敦禮遠罪而民自壽也訟庭不譁謳訶載塗兩岐秀麥連理擢芝馴雉有來猛虎去之邑民於大夫之行也黃髮兒童靡不攀車距輪遮道塞路若失怙恃大夫之治吳也何施而然哉超玄先生曰唯唯子試

言之子其擇焉繫象公子曰吾聞大夫素襟不緇
乘尚砥節乃冰其清乃玉其溫苞苴不行屏絕餽
遺鄧攸飲水孔奮食蔬舟唯石載齋有犢留大夫
之治吳而吳治也惟其廉歟超玄子曰此誠大夫
律躬之介而未足以盡之也繫象公子曰大夫智
鏡物先才敏善應庶務之來紛紜雜沓輟輟旁午
如絲之棼大夫決剖綜理不周不張宣迷匡贊小
大畢舉案無稽牘罔無繫徒野無惰農廬無滯賓
易兮若庖丁之牛裕兮若造父之馬滕薛可爲朝
歌不避益見其解繩而別器也大夫之治吳而吳
治也惟其藝歟超玄子曰此誠大夫從事之敏而
未足以盡之也繫象公曰予知之矣予知之矣余
聞學古入官聖有明訓大夫探覽綠牒發闡道籥
閔肆含咀醞釀洽飫揆爲英章睢渙彩潄星敷霞
蔚鸞彪龍鸞于是而施於治也經之緯之黼之黻
之設度量置儀治藻粉乎俎豆之華潤澤乎弛張
之美廢墜者章章彫敝者穰穰垂矣者洋洋其成
功煥而治道光也如傳所稱仲舒弘寬以經術潤
飾吏事者非耶大大之治吳而吳治也其在是歟
其在是歟超玄子曰幾矣而非其至也吾語子矣

夫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故明於治身不明於治人明于爲德不明于爲國大夫洞天人析淵微詣玄奧遡堯舜精一之旨佩孔孟仁義之說悟烹鮮之術妙宰割之方養之以仁教之以禮因其所欲而與之從其所好而歡之故其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人亭落若無吏官府若無人郵無夜行之卒鄉無夜召之正耆老甘味丁男耕耘蓋執玄化于一心而所馳若神是則大夫之所以治吳者也于是繫象公子蹶然起曰命之矣

送熊兵憲文

四十有一載嘉靖歲在闍茂之玄月我兵憲鏡湖熊公奉天子璽書佐藩滇南將戒徒祗役邑大夫徵言于余以贈公之行余邑瀕海沐公保障之澤尤深敢不拜命之辱稽首颺言曰 皇明廉察使之設卽周言循行漢言採訪蓋使告爾祥陳時臬事其任匪輕也蓋必如古人所謂仁可恤孤明可振滯剛不避強禦智足以照姦者迺克勝厥任若東吳以罷敝之民加以倭奴之警其責益大且艱苟非有文經武緯之才者菽克濟矣公自釋褐州守倭奴犯州城孔棘公倉卒拒守州民賴以

全活監司上其功 天子嘉焉三遴崇秩公以長
厚之德宏遠之略典幹之勤肅給之敏綏之以惠
養之政鎮之以安靜之風示之以糾察之公凜之
以擿發之神施之以平反之恩故墊溺者生瘡痍
者起敗官者懼干紀者屏強暴者化反側者安寃
抑者伸至其禦倭也來則援枹擐甲以殲之去則
訓旅明堠以備之倭奴不敢彎弓而西向者五年
于茲矣四郡之民咸賴公以全活奚啻一州哉語
曰兵者刑之溢也刑者禮之餘也德又禮之本也
非公具仁明剛智之德而濟之以文經武緯之才
曷克臻是哉今公以治吳者治滇卽吳民之懷去
思可以占滇民之歌來暮矣公行矣爲之賦南山
之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爲之賦六月之詩
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公行矣

代送龍郡推被召文

皇明隆慶二年歲在戊辰春三月 天子下璽書
辟郡縣廉能官入爲臺瑣合天下凡十有七人我
郡推斗垣龍公居第一公屬邑邑侯某等徵余言
以爲贈夫郡推刑官也監司所寄以讞獄者也然
上之人每以下之苛刻爲能而下之人恒傳致以

迎上之意嗚呼今之民何如也凋瘵日甚而法易
犯巧僞日滋而辭多詭爲民父母不加哀矜而以
深文窮竟之譬諸人抱羸疾醫師者不益其元復
攻以峻劑吾恐民之瘳者無幾矣公楚之菁英也
舉嘉靖辛未進士甲寅涖吾郡具厚長之德負明
察之才每折一獄必詳必慎簡罪惟輕甚罪惟重
然二辟雖重而非故焉則開改惡之路五疵雖輕
而非過焉則嚴隱慝之誅非不明罰而株染者無
所逮非不慎罰而姦伏者無所逃寬恕如定國平
反如不疑泣辜如盛吉振滯如薛奎且食水有鄧
攸之潔杜交有楮炫之介執論有陳君之正決斷
有蘇公之敏邈公具獄罔或傾濫二歲之中成書
理出者凡若干人考白立除者凡若干人嗟乎鸞
鳳無搏噬騶虞無蹄啣蓋其性然也余官留都去
家甚邇聞公戒行七邑之民如失慈父攀轅塞途
噫嗜好生者民之恒情也公豈能要此于民哉是
行也公當爲侍從之臣任繩糾之責朝夕論思獻
納以致主於堯舜將見德化之施成刑措之治則
公之仁及一郡者仁及天下矣於邑侯之請也爲
之賦南山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爲之賦

卷阿之詩曰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師說送柏坡吳教授擢國子博士北上

夫金肖形于範人肖形于師師者鑄人之範也範不端則金壞師不正則人衰故端其模範善其鳧冶斯金之在鎔也于是乎為鐘為鼎為瑚為璉為干將鏌鋦為巨闕辟閭以成天下之名器否則為罇為刃為石為播為柞為鬱為窳為楸而金壞矣惟師亦然夫仲尼古今之師之宗也故鑄孔範者能肖者三千人焉故子夏子游子張則有一體冉求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焉自周而降無善治亦無善師荀子曰學曾未如肱贅則具然欲為人師揚子曰模不模范不范嗚呼師道廢矣匪一日矣今之為師者伸其佔俾課其章句校其文藝以獵甲科以媒富貴以邀功名師云乎哉 皇明養士郡有庠國有學而必擇尊嚴耆艾沉靜純和可為人范者以為之師嘉靖丁未廬陵柏坡吳先生來教吾蘇姬水郡弟子負也先生進弟子而誨之吾見其色溫溫爾貌脩脩爾言恂恂爾吾見其事分

分爾操巖巖爾行怵怵爾吾見度綏綏爾意隱隱爾心熙熙爾弗媚上官弗凌下位弗趨炎熱弗遺

是賤弗怙，膺仕弗戚，末秩簡淡而雋，永寬廣而綜。理暇豫而敏給，束脩至行爲儒林之表儀，羅挾羣書爲道牖之筭籥，擢挾英章爲文囿之梁棟，先生之爲人范，可謂端矣。于是吾蘇之士習一時不變，爲干將、鑌、鄒、巨闕、辟閭，以華宗廟，朝廷以寄折衝禦侮，祈祈濟濟，肖范於先生者衆矣。他日爲鍾鼎瑚璉，先生鑄人之功大矣哉！駿聲升聞，榮資掀擢，行將延胄，虎圍銅鎔，末學而先生之范，又以鑄天下之士矣。先生於余以遠期，要我以高矩，貽我而余於先生寔諸弟子之不肖者也。於其行也，執爵都門之外，爰作師說，敢告僕夫。

竹渠說

黃子嗒然隱六尺之几，而寤寐千載之人。若海內豪俊鴻士，咸欲結納投交以求益也。一日小亭馬子造余，請曰：余江都鄙人也，邇過吳門，辱知吾子。余鄉有竹渠先生，質姱行美，爲時鉅儒，誠吾子所願結納者，而子未之知也。黃子曰：唯唯，可得聞乎？曰：先生與余有中表懿，常從家君游，故知先生最詳。先生積學飭躬，至性克孝，少爲諸生，每試輒最。凡十上南畿，弗獲一第，竟計偕銓都教授。嘉湖遷

真巖所居植竹俯渠遂以自號人因稱為竹渠先生云余聞吳多騷客將謀掄揚之吾子能無言余曰唯唯願聞竹渠之義曰夫竹託阿綠嶺植之數之儵然干霄矣抑之弗卑也夫渠灌河納川瀦之滙之淄然涵空矣撓之弗汚也先生礪首陽之高蹈抱箕濮之遐情處為潔士出為白吏竹取夫節之貞也渠取夫流之清也竹渠之學其以是夫黃子曰噫嘻汝知竹之節之貞也而不知苞之固也汝知渠之流之清也而不知源之潔也衛武以綠竹咏德宣尼以逝川嘆道先生殆致意于本源之地將于是乎育德而體道也今先生實茂而聲闕資深而用博作貢擅東南之美施澤普灌溉之利先生之得于竹渠者多矣汝知之乎汝知之乎若人也誠余之所願結納而未能也遂書以為先生

贈

勦除倭寇露布

臣聞昊天以秋司殺王者以武除殘我明自

聖祖歸馬以來疆宇寧謐者百八十年于茲矣

皇上馭極文教炳修率土有截四裔靡塵茲東南夷曰日本者德化傍霑威靈遠肅素為狡詐之國

聖祖嘗絕其貢獻矣頃因逋逃姦民海舶私販輒
誘致之蠹茲狂悖擅干天誅倣優我邊徼燒逼我
州城暴殲我民庶膏血草莽井邑丘墟蘇松之境
罹虐尤甚且野心凶獷蟻聚蛇伏雖曰釜中之魚
實爲檻外之獸難以力制易以計滅且武人具伍
不堪授甲而倉庾告乏莫繼樵蘇臣忝竊榮幸備
位東藩職匪戎旃心同王愾于時撫巡臣某兵備
臣某相與戮力恪奉廟謨恭人國討訓勒惟明調
發從宜據隘害以遏之設竒正以臨之嚴合圍以
困之駕飛艦於洪波薄衝車於深壘遂使豕駭犬
突電掃冰離數日妖氛一朝清蕩敢云樽俎之折
衝實乃矢石之親冒俘馘聚於轅門革面遍於殊
域嘯聚之黨旣已戮除噍類之餘自當殲滅此乃
王猷允塞神道潛孚豈止人謀抑由靈助臣何力
之有焉非臣庸瑣敢自矜大不勝慶抃之至謹奉
露布以聞

織貢圖箴

宸曆肇基握樞秉錄伊周奉轡桓文扶轂道洽羣
元休明炳燠長駕遠馭囊括輿軸丹藻玉琯徵靈
貺祥帝暉臨幄運泰期昌際天率土薄海窮荒解

辦回衽犇角來王其內則五輅時陳百燎夜舉樂
備肆夏禮陳百物鑿旂鳳節鞞旄獸鐸飛旒容駟
綬綬央央庭具克也其外則青龍旄左白武旒右
朱雀玄澤金鉦桐鼓簫笳橫吹續紛在列黃麾紫
仗刀楯五色衛制嚴也于是有司告辦鴻臚導客
次序而列各依其域東則三韓百濟扶桑勿吉日
本渤海琉球女國西則吐蕃高昌月氏車師伏羅
丁令嚙達軒渠南則哀牢夜郎交阯沅谿版楯尾
濮西爨笮都北則突厥匈奴達靺鐵勒大漢白雪
室韋結骨于是方貢旅百克階耀墀元龜象齒木
鼈文魼龍髯鬼血茗華玕琪懸黎結綠木難夜璣
重錦白疊火浣春蕪夷琛蠻璫航海而輸璀璨錯
落怪瑤瑰竒康老奏歌抃舞彫題大珙小球白雉
黃犀上 天子壽萬福攸宜漢稱職貢周曰王會
燁燁丹青永言表瑞在昔聖王遠物不貴施及蠻
貊敢告司繪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黃 姬水 著

壻顧 九思 編

男 嘉芳 輯

雜著 銘 跋 疏

雜著三首

古蹟 第宅 園亭 塚墓

敘曰天地郵舍也古今人過客也其人往矣而有
不泯焉者則所存之蹟耳形隨代邈名以蹟留見
其蹟如見其人也嗟乎觀河洛則思禹功涉沅湘

則懷舜德壠黍悲周汾雲想漢心憐召南之樹淚
墮峴山之碑寧無從哉故言第宅則井改人非而
城郭依舊語園亭則池平臺圯而風景不殊此婁
玄躑躅于仲翔之室而向秀哀思乎中散之林者
也至于塚墓則七尺之身僅託一坏之土封樹漂
湮犁摧莫保如豫章下車祀先賢以崇化征南題
碣詔後人以無傷有由然矣不有紀載曷稽來世
哉

論曰采椽斥題之風遠而高臺層樹於是乎興衣
薪葬野之俗微而玉匣金鳧於是乎作夫王侯哲
彥僭分踰制且爲世譏乃今編列白徒有丹刻其
室綺縠其園閣門其墓廬者矣嗟乎卽如夫差建
春宵之宮海靈之館梅梁榭廊銅溝玉檻其侈麗
極矣然卒掩骨於卑猶戈人之一塚况其下者乎
闔閭營丘深池重槨飾以黃金珠玉之鳧殉以專
諸魚腸之劍違禮厚葬遂爲越人所發雖謂之暴
骸可也寧無取於王孫之賢士安之達也哉
贊曰楚員入吳建城拓幘館岫苑洲姬祚弗延歌
也爲治桃夏肇焉代爲守舍浴禊已千名園大地
遺墟宛然燕辭舊宅麟臥新阡蛇龍難辨陵谷易

遷億載靡蕪藉此信編

縣治 公署

敘曰天子諸侯南面以臨民而今之邑古子男國也
也有三仞之城則必有五雉之堂禮樂於是乎敷
條教於是乎宣訟獄於是乎讞宇言大啓堂詠攸
躋邑治所繫豈細哉故首述之而以公署附俾有
考焉

論曰古者封建諸侯則邑治其家也民其子也易
侯而令則邑治其寓也民有弗子者矣後之涖是
邑而居是治者其無以寓視哉昔漢重守令以為
數更易則民不安有治理效輒降璽增秩居官者
常子孫焉噫嘻三代不可復矣漢世良吏寧無望
于今日哉

贊曰唯邑有治肇自李唐曰宋曰元徙建靡常昭
代卜食在郡之陽千秋永奠式用民康

坊巷 橋梁

敘曰坊古之市也市之門也巷古之里也里之塗
也日中為市而農工濟表厥宅里而淑慝彰亦邑
政之大端也徒扛輿梁載在周典所以利涉而吳
為澤國橋梁尤多焉

論曰邑之有坊古以表德今以表爵來者日繁往者日湮巷則悉廢表揭僅存人口耳嘉靖癸未一名守治郡易西市坊爲澹臺干將坊爲得人尊道崇儒舉無不善若增建澹臺一坊而所謂西市干將者仍之庶千載遺蹟不至一旦澌泯耳橋梁自宋以來疊石甃甃極爲堅巧緻密後有改作弗逮乙卯倭警多毀郭外之橋以拒者然寇卒弗拒徒毀耳噫寇能蹈萬里之海獨以一衣帶水限之耶坊之湮者闡之巷之廢者舉之橋梁之圯者葺之則有司存夫

贊曰維坊與巷厥民攸聚化居懋遷風聲是樹有穹其梁星離虹翥處有比閭行無厲揭

銘八首

石硯銘

嘉靖癸亥吳興徐汝寧作石研命友生黃姬水爲之銘曰

斷潛樸爲方圓虛其中含藻妍侯卽墨德普宣貞弗渝惟汝堅白弗污惟汝玄垂篇籍猗萬年

快閣斗研銘贈朱司業

探潛淵礪嘉石象斗形方以直散綺霞舍玄液秘

室英蓬山筆揚華發藻垂千億

曲几銘爲崔罔賦

採茲樸木丹腹弗施趾象龍鼎用效烏皮遙杖同
珍管榻攸宜或寤或寐是馮是依曠釋形縛任保
天倪智以曲全道合卑棲鴻盤有日麋化何時彼
噓嗒然南郭子綦

印章銘

鵠鏤金龜刻玉琢文犀刷棋石鐫姓字當符竹慎
題封嚴記籍醉有侯誕有伯曰私章匪人錫

印匣銘

爾中則虛爾外則方維爾其含章

玉羅牋笥銘

裁雲爲牋琢玉爲笥無忘問遺敢告中秘

斑竹筆筒銘

彼孤竹君友管城子中心藏之無間爾汝

董青爐銘

猗歟陶君含暉蘊明而吐芬氤氲

跋十三首

題張幼于刻文太史帖後

此衡山太史與幼于孝廉劄子也太史旣沒孝廉

勒之石以永流傳嗟乎細思題几之人忽沾開篋
之淚一日之紫紙爲異時之黃絹太史忘年之雅
孝廉歎逝之情在殘行遺墨間矣

玉芝館帖引

玉芝館帖者海陵朱君鐫其所藏名公辭翰也爲
君之先者志四傳一詩一劄一凡七帖不忘親也
爲君者詩二劄二不忘友也噫乎翠碣丹碑猶存
愛日之念八行片紙盡是停雲之思矣昔人謂王
文梁書鍾鐫爲三絕余於茲帖亦云

書祝京兆聽泉記後

此祝京兆四十六歲時書筆法在黃米之間勁逸
流暢翩翩然鴻翔鸞翥矣玄旻寄示索題展閱不
忍釋手京兆余師也非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歎

題陳道復書樂志論後

古有寢巢棲澤而眇天子之位負甌織畚而避諸
侯之招其所樂者大也必若公理所論而後輕富
貴豈可必得卽如所論與慕富貴者何異哉公理
初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後卒就或辟叅操軍事
公理非真能忘富貴者于論見之矣此卷陳太學
所書復補圖於首爛熳多天趣爲玄旻嘉玩玄旻

博學雋才方將紆紱帝王之門無徒樂此爲也

跋趙魏公書

趙魏公書簪裾禮樂則踵武於右軍逸氣縱橫則
追蹤乎太令末年雖法太和當與太和抗行此姚
弘道所藏書杜律二十三首尤爲精絕觀此刻則
巴蜀千峰沉湘一曲不獨於少陵詩中見之矣

跋文德承金臺八景

昭代之有北都猶周之鎬京漢之洛陽也余生斯
世伏迹幽介不獲裹足負簞一矚其勝每以爲恨
今觀文德承氏金臺八景則帝京薊門之蔚奇太
液瓊島之瓌麗居庸西山之險峻玉泉蘆溝之清
曠宛在目睫若置身天邑王畿間也至其用筆設
色布意立趣非尋常畫工所可及噫文子有此雖
潦倒倦遊奚恤哉

題吳文定公所書 御製文集抄

書假象畫亦本性情故如右軍寫樂毅則情多怫
鬱書像畫則意涉瓌奇蘭庭興集則思逸神超私
門誠誓則情拘志慘良有以也今觀吳文定所書
御製文集抄謹嚴斂整其敬君局眷之態宛然筆
墨間前輩爲人可想見已

書胡冢宰遊武當山記後

嘗謂遊覽之作詩如謝康樂文如柳柳州赤石鉞
鉤諸篇描寫山水之勝殆盡古今罕儷茲讀栢泉
胡公遊武當山記則康樂柳州不得擅美於前矣
武當山水甲天下而成祖營建宮館金碧絢麗
瓊臺琳宇不在蓬萊方丈下也平生夢寐其勝而
牽于婚嫁未得躡屩其間每以為恨三復之餘峯
巖潭洞宛在几席則此記可為少文屋下游矣子
宣邵君鐫諸珉以永流播敬識于後

刻選詩跋

自夫風雅寢聲而離騷蔚起蓋原以忠潔放逐臨
淵吟澤以舒壹鬱以陳諷諫故曰國風好色而不
淫小雅怨誹而不亂離騷兼之若夫選則騷之流
也漢魏尚矣自茲而降雖體因代劣而其不遇愴
快咨嗟感悼之意則異世同情也茲編宋劉侍御
坦之刪定復做詩傳而為之補註蓋竊附于文公
釋騷之旨非無為而為也懷東顧給諫披覽之暇
授之梓人以廣其傳命予校之顧子蒙難履貞居
荒眷闕厥衷耿矣茲刻也殆亦有意哉

跋閣立本十八學士像

此閣立本十八學士像也唐文皇開館延士以杜如晦以下十八人爲學士每與討論經義夜分而罷尋遣圖其狀貌題其名字爵里而爲之贊以藏諸書府噫文皇可謂不世出之君而諸學士誠一時之遭也立本善繪尤工寫真所寫秦府學士凌烟功臣咸稱妙于時至寫像之日文皇歎曰薛收遂成故人恨不早圖其貌則此爲真像無疑俾千載之下一披閱間其趨府雍容之態籌幄罄吐之懷宛然可掬也余友周公瑕得秘閣臨本塏村李君摹刻以傳夫丹青易敝珉石不磨後之覽者將使好文之主必蒐羽雲陸而抱道之士思奮鱗天池矣豈無補哉沈存中以文皇因思薛收而圖像而薛收傳則以爲因圖像而思收以贊爲于志寧所爲而杜如晦褚亮傳則以爲亮所撰存中非無據姑識異同以備考云

書王履吉臨黃庭經後

唐得漢魏晉隋間書多至七百卷以黃庭爲第一陶貞白亦曰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而黃庭又爲第一然則雅宜以黃庭爲日課良有見也但後世墨本摹搨失真爲可恨耳今觀雅宜所臨姿態

黃清父先生全集卷之五十一
九
超逸出於墨本之外習黃庭者便當以此爲日課
矣願從稚朗以一甌借

書資恒堂記後

慕槎舅氏裔出高華時逢垂繆少讀鄒魯之書長
究軒岐之術終歲授徒而甕餐不繼有時賣藥而
笥篋嘗單旣謝晏嬰之宅言棲伯通之廡誠可憫
也姬水南陔夢冷雖切渭陽之思東郭室貧徒慚
剡曲之事俞廣文之作記願范純仁之推財顧給
諫之抒歌望郭元振之濟物嗟乎慕義高賢好事
君子但損涓埃之惠卽成覆庇之功孰謂郭范不

再見于今哉

疏十一首

正覺禪寺創世尊殿募緣疏

夫漢庭感夢秘函分譯於千花梁壁無言心印密
傳於五葉由是天竺白馬普建于中區須彌青駕
遍營于南部迄我昭代 高皇睿聖每云佛教實
而不虛演小果則化凶頑而爲善良悟大乘則立
本性而識宗旨浮屠之教賴以不廢鹿苑弘開于
上邑鷲峯瀰布于遐陬矣吾郡正覺禪寺者真壤
清華環林叢鬱當子城之奧域爲吳苑之精藍高

士陸志寧捨宅于勝國之末名僧弘此宗請額于
宣廟之朝祖鎮而下五傳福懋法舟早傾慧燈幾
燼香花之地將爲茂草之鞠矣平湖五臺陸太常
儒宗稱傑銓署標聲學貫九流禪超三昧於志寧
有雲仍之裔於福懋則烟霞之交慨彼黍離身寄
振後恭遇郡守春臺蔡公以精一之學敷循良之
治節儉躬率於一人教化風行於四國儒是通方
政唯公溥視彼緇衣均爲赤子譬諸大造豈擇纖
埃爰采輿言旁求梵行曰沙門圓曉者命以薰修
任茲開薙累年侵地一旦咸歸風流頌于國中德
澤被於區外矣圓曉素嚴戒律之持益勵精進之
志欲圖拓業仰蒼隆知謀諸同袍性仁曰寺之有
殿乃莊嚴佛像祝延 聖壽之所也前規尚闕後
緒宜承邇遭震業職此之由於是發心誓願畢力
經營創三百年金地之未敷祈億萬載寶幢之永
建敢告十方共成浩役捐有餘之塵鏹結無盡之
勝因藉彼舍經造寺受長夜之福聞之梵論檀樾
獲彼岸之登財施卽同法施福田在力身田去貪
恡根證菩提果謹疏

定慧寺建藏經室修佛亭疏

夫如來真諦乃檀林之寶篇天竺精藍實鶴城之
金界經文什襲當籍匱室之良佛像莊嚴必資輪
煥之麗定慧禪寺有經板四部散漫莫收而佛亭
一區傾頽未葺白馬之悲徒切青鴛之業猶蕪其
師秋田囑付于涅槃之日厥徒玄照焦勞于傳鉢
之年馬居士竭分減之誠姚長者為檀樾之主用
告十方助成一願庶俾新者創造常令剗之堅
完舊者增修不歎丹青之彫落貝葉攸藏永護無
邊之文句香花再啓聿來有衆之瞻依尊信品經
超五濁之欲圃補理故寺種二梵之福田往因不

繆來報足徵除愛恡根證慈惠果謹疏

報恩寺講法華經助修浮圖疏

蓋聞道無二語實有非真佛在一心妙明各具故
千花貝藏悉意蕊之餘芬萬寶檀篇皆性珠之剩
耀然非無盡義辯寧入不二法門則講師者信祛
惑之元監而拯溺之慈梁也月溪上人中都孕秀
上器稟資髫齡祝髮博習經文夙智牖衷精修梵
行詞鋒了捷不異者舍之比丘理籥宏深再見方
袍之平叔千里渡杯已印心於上輩三年掩室仍
杜口于冥機邇者達官遣禮以致聘勝衲建幢而

奉迎道流悅慕俗衆皈依爰啓淨筵延登高坐闡
金河之十妙談玉塵之重玄掉彼廣長吹散靈山
之雪演茲秘密敷周大地之雲寶塔騰舍利之光
香臺覆法雨之潤音聲輪碾除外道慈悲炬燭照
群迷假一乘之法施種二梵之福田俾波經越之
完成咸阿闍黎之願力普願拈花共躋證果

僧紹聖壽寺指南房重修佛亭募緣疏

夫寺名聖壽乃肇建于生公房曰指南寔開林于
苑標晉代香燈衍千載之傳地接吳丘山來
干塘之勝卽觀悟雉之聽經何殊鳴馬之繞塔

歲月滋多殿廡傾圯藻麗慈宮不復丹青之煥莊
嚴法相空悲風雨之侵寺僧守玄稱秀道門克修
梵行心勤精進苦無禪誦之區目覩荒涼奮有興
復之志欲共成乎勝事必賴助于十方聞在伽耶
造寺受長夜之福謂爲檀樾施財獲彼岸之登結
歡喜緣去貪恡障謹疏

寶林禪寺重建大士殿方丈募緣疏

蓋聞補理故寺種二梵之福田化度一僧超三塗
之道岸若寶林禪寺者白雲講師願力之所構文
襄周公護法之所成佛宮宏麗僧舍幽嘉大闡天

台之宗上續中峯之教法幢建二百年慧炬傳十
六世誠莊嚴之淨域而薰習之妙區也邇者虐播
祝融數同灰劫丹青成煨燼之土香燈為瓦礫之
場觀音遺像棲蓁莽間乞士餘瓢宿風露下雪航
和尚弟子海印英年稱道門之秀朗質勤梵行之
修志圖興復力限單微茲遇定山觀察袁公儒林
翹楚而精于釋部之談宦篋清貧而倡此檀那之
施命杼短疏用告上方去貪吝心發喜捨願一椽
一柱皆登解脫慈梁片瓦片輒卽詣清涼法地碧
題再覩庶回向之有依香室重開俾經行之有所

悟我相之空花證菩提之善果謹疏

寶光寺重修世尊殿鬱林太守陸公祠募緣
疏

寶光寺者有漢鬱林太守陸公績捨宅所建者也
三利招提十方講刹請額於赤烏之年銀榜輝煌
於來禩締造於至正之歲寶坊偉麗於中吳厥後
吉土雖遷法幢如故旃林再闢慧構聿新湛玄高
衲弘闡賢首之密宗楚蘭傑師預修永樂之大典
曾學士記不異休文法王之碑程舍人書卽是藏
用龍興之碣若鬱林太守陸公者學究天人志存

匡濟橘懷短袖孝行聞于童齡石載空舟廉名著
于宦日預知亡辰空惋昌時誠一代之哲人三生
之佛子也塵景屢移香臺易圯梵宮彫落何以爲
焚修之場祠宇傾頽不堪爲妥侑之地金容將毀
皈仰興嗟木主無依徘徊生慨茲寺僧某有振復
之志無瓶鉢之資敢祈檀樾長者共成補寺勝因
願學須達多祇園之施應受波斯匿長夜之福謹
疏

造大士像募緣疏

夫造建旃林尚獲二梵之福莊嚴妙相應登六度
之舟况觀音大士者以慈悲爲解脫以圓通爲應
感示普度於十方惠證明于三昧者也今徐居士
捐貲創作乎廟堂而沈道人捨身願掌乎香火但
未塑金容何以爲瞻禮之地故敢祈檀樾先須發
喜捨之心苟一銖半兩之施俱來庶七滿八平之
像斯顯共成勝果永植慧根由真相而斷凡相因
心田以種福田謹疏

虎丘禪寺秋月房創玄帝疏

夫如來號曰金仙老子稱爲伽葉蓋仙佛本一道
而寺觀非二門也玄天上帝者壬癸稟精生于天

黃道父先生全集卷之五
一龜蛇示相現彼地千祐民之烈不顯于累朝翊
運之功獨著于昭代虔心有禱靈貺斯荅虎丘
禪寺秋月房者昔也王短簿之別墅今焉邢高士
之遺祠僧真杰一鉢糊口數椽棲身戒律是持焚
修不輟欲因金界創建琳宮聽鳥叅朱鳥齊飛曇
花雜柰花並茂必資檀樾共就繁工但捐一錢之
施卽獲諸福之祥香火奉於無窮功德同于有永
謹疏

大圓菴修南齋堂募緣疏

造藍事佛載闢莊嚴之宮雜草栖僧亦有方丈之
室大圓菴者刹建三朝宗分四瑞於山水盤曲之
處爲香燈薰習之區爰啓南榮寔爲左翼三楹宏
敞環堵幽偏二時經禪于焉集衆八關齋會就是
招賢雙林夾牖卽現菩提之身萬竹當堦盡露真
如之相誠白業之淨居而芬域之佳境也歲月旣
久棟宇攸傾主僧某暨徒某欲圖興葺以似道門
浩爾繁工蕭然一鉢仰祈檀樾共締勝因益補寺
有二梵之福而施財獲彼岸之登去貪恡有漏心
種功德無量果謹疏

重修鐵瓶巷街募緣疏

蓋因九達爲達寔辨涂於井邑二梵之福迺證果
於菩提平直無陂往來弘濟若鐵瓶巷街者莫吳
國之中央爲康衢之交會里有干將之蹟戶多絃
誦之風日久車多將爲茂草之鞠條傾甃圯非復
如砥之時豈是悲岐終焉病涉茲有其特起慈悲
之念將施補理之功但經營工浩而鳩聚貲艱伏
望同閭長者早悟津梁發大喜捨共成勝事永利
斯民朱提赤仄何辭名寶之捐龜背鹿蹊不啻黃
金之布定出迷塗並登覺路謹疏

陸居士買田疏

秋涵居士寄跡市廛而有泉石之想役形埃霧而
抱玄漠之思迺築室城南名曰養英憬爾覺非夷
然委順悉屏塵累以樂餘年日賣卜藝菊以自給
然經時抱甕而無擔石之儲終日垂簾而無百錢
之積饘粥不繼未免嬰懷夫顏子坐忘猶需負郭
之養陶潛任達尚求三徑之資鄭樸耕于谷口龐
公耘于壠上苟非蟬飲蚓食安能無朝夕之累乎
欲與買田以全志操聞有好事咸樂推與不過捐
一飯之惠便可爲卒歲之供在我敦通財之義在
彼遂食力之清誠一段勝事可爲他日美談也昔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郝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為辦百萬資并為造
立屋宇况數畝之費又非損一人之有惡乎憚為
哉繼富寧如周急贍友猶勝飯僧高賢曠侶告之
必諾若詩人所刺褊心易辭所著吝嗇者弗與焉

黃淳父先生全集卷之三十一

